



# 纸上城堡

聂作平



商务印书馆

# 纸上城堡

聂作平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城堡/聂作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697-3

I. ①纸… II. ①聂…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57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纸上城堡**

聂作平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697-3

---

2013年2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30.00元

## 目录

第一辑 弦外有音	003	工厂上空的歌声
	025	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030	我们的寂寞只有云知道
	033	感谢上帝，我们还能感觉到心痛
	037	爱情之外，另一种方向
	041	朴树是棵什么树
	047	蜗牛的命运
	052	矿难时代的挽歌
	057	那个见证青春与忧伤的女子
	061	聆听乡愁
	066	草原是一阵遥远的心跳
	071	向音乐和青春投降

第二辑  
草木知春

- 077 连翘花也有春天  
082 远行的苍耳  
089 金银花的乡愁  
095 木棉花开，青春散场  
101 苦楝花随风飘散

第三辑  
东写西读

- 111 日记是可怕的  
119 科学人文主义的光芒  
122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中国士人  
126 看李开元解码  
130 没有大师的年代  
139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47 帝国之南：消失的人生好境  
152 史景迁：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史  
156 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161 格瓦拉是个悖论  
165 待老子一个个骂将过来  
170 数来数去，都是想象中的人物  
175 繁华事散逐香尘

	180	诗歌：黄金在天空舞蹈
	184	我们互相指证青春和伤痛
	189	三百六十多年后的隐痛与伤恹
	195	《天朝 1793—1901》自序
	199	我用文字和脚印感谢大地
	204	致女儿书
第四辑 人间好景	209	青山遮掩的古镇
	217	本次列车终点：芭沟
	224	横山，隐者的高地
	230	鄞江，生者对死者的访问
	240	后 记

第一辑  
弦外有音







## 工厂上空的歌声

作为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工厂给人的感觉一向离不开沉闷、喧嚣和混乱。响在工厂上空的声音总是如此冰凉而压抑，像带着锥击人心的粗糙的芒刺——工人疲倦至极的喘息和不满的牢骚，气锤猛然击打原材料的闷响，铁路专用线上喷着黑烟的货车肆无忌惮地长啸……

大学毕业那年，我二十三岁，像一颗命运的种子，我被一阵没有方向的风吹进了一座工厂。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在我生活的那个四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如果你在街上碰到操普通话的人，他们的身份只可能是这样三种：一是外来的游客（很少），二是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更少），三就是我所在工厂的员工。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上海和更远的北方内迁到四川的。移民总是固执地保留着哪怕是唯一的一点祖先的东西，以此区别于土著。这些为了三线建设而生息在川南的外地人，他们保留的祖先的主要遗产就是普通话。

从那时起，我就进入了这家飘荡着普通话的工厂，做一名无

足轻重的小秘书。这座工厂的产品是锅炉——我写信告诉远在他乡的诗友们我的工厂时，他们都以为就是那种用来烧开水的锅炉。这是一个并不美丽的错误：工厂的产品不是生活锅炉，而是电站锅炉，它们都是一些名副其实的巨无霸——一台三十万千瓦的锅炉，足足有十二层的楼房那么高。这么庞大的产品当然都是运到目的地后再进行安装的，这样，许多在工厂服务了一辈子的工人，从来就没看到过自己劳作的完整产品。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他们只是一颗颗不需要个性甚至也不需要名字的螺丝钉。

工厂的地盘很大。车间、办公楼和宿舍零星分布在十几匹小山上，几条铁路专用线交叉纵横，许多征用后还没来得及建设的土地依旧归农民所有，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工厂员工，但仍然舍不得零星的土地，因此现代化的车间和高楼的阴影里，出人意料地生长着青郁的庄稼，甚至还有十几口鱼塘，碧波荡漾的鱼塘倒映着高大而冷漠的厂房，像一部年代迢迢的黑白电影里的某个一闪而过的镜头。

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也设有广播站，每道山梁上都挂着高分贝的喇叭，每天定时广播几次。广播内容除了工厂的通知和自办新闻节目外，更多的，它用来播放流行音乐——由此我猜想，有权决定广播内容的人，一定还很年轻，只有年轻的心才喜欢追逐流行与时尚，才能与流行音乐如此合拍。

不知不觉，工厂飘拂的歌声中，我在这个叫黄楠坪的小地方生活了将近四年。四年，一千多个日子像风中的尘埃，日斜后，风定后，尘埃落到了寂静的大地，一切仿佛从来都不曾发生。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我们已走得太远，  
已没有话题。  
只好对你说，  
你看，你看，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从大学分配到工厂是八月份。三个月的实习期基本没怎么认真上班，忙于和分到各地的同学联系，忙于老往学校跑，因此真正的工厂生活是从深秋开始的。那时，我结束了三个月的实习，回到办公室做秘书。

工厂员工太多，而房子总是太少，少得必须有八年以上的工龄才有排队候房的权力。我和几个一同分去的同学只好租房子。好在工厂地处城乡结合部，厂区就有大量农舍。我和两个同学合租了一间，那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主人住楼上，我们住楼下。一列矮矮的围墙把院子圈了起来，院子中央有一架废弃多年的石磨，靠墙根的地方堆积着一些木头。看得出，这是一些堆放了几十年的老木头。阳光下，老木头像个慈祥的老人，折射出一些黯淡而柔软的光。

每天中午，两个同学因所在的车间比较远，一般不回宿舍，只有我的办公室离得最近，天天便从邻近的食堂打了饭回来。那

是秋天，阳光很暖，我坐在院子里的木头堆上吃饭，吃完饭，离上班时间还早，仍坐在木头堆上发呆。

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从相距不远的喇叭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那声音是如此柔软，让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阳光下的老木头，它们似乎质地相同，都因为柔软而变得温暖、飘浮，仿佛漫长的冬日午后打盹时遭遇的梦境。

一连几天，广播里都重复播放着这个柔软女声的同一首歌，我也才终于听清楚了歌词：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笺……我们已走得太远，已没有话题，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月亮，脸，岁月，书笺……这些普通的名词，一旦经由这个柔软的女声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它们就像一串原本毫无生气的白炽灯泡突然通了电，接下来必然就是闪射出迷人的光。音乐最大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能够引起共鸣的聆听者在一瞬间心驰万仞，甚至完全游离于歌词与曲调之外，联想起另一些事物——那是一些聆听者心中生生不息的事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孟庭苇。但我无端地觉得，这个不知名的演唱者，一定应该长得像我刚“认识”的工厂的一个女孩。

之所以给认识加上引号，是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那是一张圆的脸，也许就像柔软女声唱的那样，是一张像月亮一样会阴晴圆缺的脸。长发，清汤挂面式的长发，大眼睛，大得有些无依无靠，鼻翼两侧有几颗青春痘——从那以后，我开始认为青春痘其实也可以是美丽的。至少，它很阳光，也很青春。

“认识”她，就是每天下班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总要在一个铁路和公路的平交道口相遇。她一定感觉到了我在观察她，她的表情总有些紧张，要么急急地转过头去看毫无风景的铁轨，要么装着系鞋带弯下了腰。

非常巧，巧得让我惊心动魄，有一天她居然到我的办公室来了。那时候我和一个老大姐两人一间办公室，老大姐是文书，负责保管印章和文件。原来，她是下属一家分厂的，要找老大姐盖章。她捏着那张写满了字的纸蹦蹦跳跳地跑到办公室门口，轻轻敲敲半掩的门，然后，进屋了。她向老大姐微微启齿一笑，洁白的牙齿像冬天里最纯的冰。然而，她肯定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她的表情有些愕然，随即背过身去面对老大姐。老大姐给她盖了章，她慌乱得甚至没有说一声谢谢就又连走带跑地出了门。过了许久，我听见老大姐好像在自言自语，小聂，你女朋友最近怎么没来？

是的，那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只不过女朋友在遥远的故乡，而我独自在这座盛产井盐的城市。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心境总是过于单纯和敏感，像一个从来没接触过酒精的人，一杯酒就足以脸热心跳，而这杯酒的名字就叫作暧昧。

不过，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尽管我仍旧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和她说一句话，但从盖章那天下午起，下班再遇见她时，她不再把头扭过去。我甚至能感觉得到，当我像个花痴一样看她时，她其实也在打量我。

那个像心跳一样悠长的深秋和初冬，工厂上空总是响着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总是一如既往地和她在铁道平交道

口相遇后回到宿舍吃午饭。那段时间我最爱吃食堂的抄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抄手端在手中，我坐在有柔软光泽的木头上，孟庭苇的歌声从黄桷树上的喇叭里滴落，她的身影和微笑在我眼前缓慢而固执地掠过。我有些温暖。那个有大面积金色阳光的冬天。

我绝望地想，我是爱上她了，不可救药地爱上她了，这个连名字也不知道的陌生女孩。可是，就算我不惜和现任女友告吹，我也根本没机会认识她，更不要说向她表达爱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爱上了那条射向天边的彩虹，却无论如何也没办法顺着它的坡度爬上去。

看来，那个冬天最流行的就是孟庭苇，就是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一天晚上，一个同学来访，酒后，我向他说起自己的苦恼。可人生的苦恼永远只有自己才知道它有多痛有多深，要想让别人——哪怕是朋友——和你感同身受，实在是鸡同鸭讲。同学果然不以为然，拉着我说要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那座城市有许多六七十年代修建的防空洞，和平年代，这些防空洞大多改建为歌舞厅，又潮又暗的歌舞厅里居然也响着孟庭苇的歌。舞厅中央是舞动的人群，两旁站着些衣着暴露的女子，客人可以请她们跳舞，代价是十元钱跳五曲。哪怕是这样糟糕的环境里，孟庭苇的声音同样柔软而心痛。

同学很快跳舞去了，我有些不安。张皇之际，一个女子走了过来：先生，可以和你跳吗？不，我不跳。我说。一会儿工夫，一支曲子完了，灯光稍微亮了一些，眼前站立的那个问话的女子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她。她也认出了我，脸色苍白，大大的眼

睛依旧无依无靠……

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她要到舞厅跳舞，当时工厂效益很好，员工收入在那座中等城市一向令人眼热，她要挣这份钱干嘛？我不知道，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工厂的广播已经不再播放孟庭苇和她的月亮了，改放另一位歌手的《潇洒走一回》。下班路上，我竟然再也没碰到过她。路过平交道口，我习惯地想起她，可她没有迎面走来。她一定走了另一条路。她在躲避我，我伤感地想。

当冬天到来时，我决定结婚了。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终于结束，生活就要变成日子，梦幻就要变成现实，趁着这变化来临之前，我还是结婚吧。我想。

### 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找寻那已失踪的太阳，  
找寻那已失踪的月亮。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女儿今年十一岁了，这是一件快得连自己也觉得惊讶的事情。想当初，出生那天，我把她抱在热水里给她洗去身上的血污时，她是那么小的小不点，小得让人有种滑稽的感觉。而今那个滑稽

的小不点，竟然长到我的嘴角高了，甚至还能分别用毛笔和电脑为我画漫画像了，不由人不察觉人生之疾速。前不久在龙泉开会，女儿也去了，张新泉先生大为感慨：简直不敢相信，聂作平的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就像一个被人称赞作品写得好、早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样，满脸都是幸福和骄傲。

成长是一件不知不觉的事情，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过分的期盼与畏惧都是毫无用处的。长大成人总是迟早要来的，只是有时候快得让人心惊，有时候慢得让人心烦。偶尔照照镜子，看到镜中那个有几分憔悴的男人，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女儿已经这么大了。十一年的光阴分明就是从老聂额上的皱纹和女儿嘴角的微笑中流逝的呀。只不过，它流逝得如此不动声色，待到终于恍然时，才发现光阴之舟已经又顺流而过了好几个码头。

女儿是在老家镇上出生的，那时我到工厂做秘书才一年多。那是一个过于寒冷的春天，用老家农民的话说叫冻桐花。那个寒雨飘飘的凌晨，我扶着她的母亲走进了医院。寂静的长廊悄无人声，只有两盏瓦数不高的白炽灯散发出昏黄的晖光。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守候在手术台旁，亲眼见证了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动人瞬间——生命来到世间原本这样艰难而又这样令人感动，尤其是自己的女儿，她的第一声啼哭简直有种惊天动地的错觉。在医院忙碌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八点，两个在镇上工作的同学前来探望时，我才想起自己一整天什么也没吃。医院旁边那家小饭店，我一连吞下了两大碗面条才感到饥肠初慰。等同学叫来一瓶酒并为我倒上一杯时，我终于严肃地想到：我现在是一个父亲了，



是一个叫聂梦兮的小女孩的父亲了。

那杯酒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沉甸甸的责任，我想我是长大了。孩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师，是他们的降生，给父母们上了第一堂课。这堂课的中心内容就是：你们已经真正地长大成人，你们必须担负起生活赐予你们的一切——不论苦难还是光荣。

按乡下规矩，女儿满月那天，她的爷爷奶奶操办了一台满月酒。那天阳光很好，春天的阳光照得远远近近的油菜花都亮了，一片醉人的酥黄，村庄就像浮在花海里的一座孤岛。十余张八仙桌摆满院子，亲人和朋友济济一堂。女儿还在襁褓里，她没有机会出席这个世界为她举行的第一场宴会。那天我喝高了，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在我的鼾声中，她睡得安详而踏实。

也是暮春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坐车回工厂，回业已成为家的出租屋。天气出人意料地热起来，出了长途车站，我招了一辆的士，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自费打的，那时候那座城市的的士都不打表，一次十元，相当于我月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的士徐徐驶进工厂，喇叭里正在播放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其情其景，就像有谁在蓄谋已久地欢迎女儿的到来。连那座破旧不堪弃用多年的老车间门前的空地上，也有一串野生油菜花在风中手舞足蹈，至于高大的黄桷树，都一律细心地长出了新鲜嫩碧的叶子。

后来我猜想，工厂的广播那段时间老是播放《亲亲我的宝贝》，很可能是那位普通话非常标准的女播音员也做了妈妈。要不，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哪里会有那么多母性的柔情在流淌呢？